



秦腔传统折子戏选



《文化与生活》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省艺术研究所 编

出版说明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正在蓬勃开展起来。为了适应和满足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请鱼讯同志主持编辑了一套《文化与生活》丛书。

《文化与生活》丛书，内容丰富，品种多样，将分册介绍语文基础知识、生活美化知识、文体保健知识等，力求新颖、简明、实用。《秦腔传统折子戏》，就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

秦腔是我国最古老的优秀剧种之一，流传于西北和华北、东北一些地区，在华东、中南、西南地区亦有听众。秦腔折子戏，是秦腔本戏中的优秀选场，一般都是本戏中最精采、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人物不多，场景道具简单，形式灵活，表演方便；随时随地可以演唱，深为广大群众喜爱，历久而不衰。

这一集《秦腔传统折子戏选》选编的《龙

王庙》、《打镇台》、《三回头》、《劈门》、《断桥亭》、《杀庙》、《苏三起解》、《辕门斩子》、《打柴劝弟》、《探窑》、《赤桑镇》、《杀四门》等十二个秦腔折子戏，及附录的眉户剧《鞭打芦花》，主题鲜明，思想健康，富有启发教育意义，为群众喜闻乐见，习唱于田园垄亩间。亦适合城乡业余剧团排演。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对原剧本中的冗场、重复唱词和过多的对白，作了适当的删改，并对一些不准确的唱词作了校正和润色。不当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秦腔爱好者，批评指正。

目 录

龙王庙·····	(1)
打镇台·····	(13)
三回头·····	(25)
劈 门·····	(41)
断桥亭·····	(49)
杀 庙·····	(61)
苏三起解·····	(71)
辕门斩子·····	(81)
打柴劝弟·····	(111)
探 窑·····	(121)
赤桑镇·····	(133)
杀四门·····	(147)
鞭打芦花·····	(159)

龙 王 庙

说 明

《龙王庙》是马健翎同志的遗著——大型秦腔剧《血泪仇》中的一场。

《血泪仇》描写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家居河南的贫苦农民王仁厚，过着十分困苦的日子。他的独生儿子王东才被抓了“壮丁”，他又被捐、款的皮鞭逼得带着家眷（老伴、儿媳、孙、女）逃往陕西。一日，夜宿龙王庙，儿媳遭反动军队杀害，老伴气饿身死。王仁厚掩埋了亲人的尸骨，手拖两个没娘的孩子，悲愤交加，一字一血，一字一泪地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和残酷，下决心投奔边区。到边区后过上了好日子。

《龙王庙》是《血泪仇》的重场戏，也是该剧的高潮。在这场戏里，王仁厚用大段唱词，揭露了蒋家王朝的罪恶统治，表达了劳动人民对边区的向往，是教育青少年的好教材。今选编刊印，以满足广大秦腔爱好者的需要。

（王 建 选编）

人 物

- 王仁厚 老农民，五十余岁，为人耿直果断。
王老婆 仁厚妻，五十余岁，忠厚软弱。
东才妻 仁厚儿媳，二十四、五岁，忠厚贤慧。
桂 花 仁厚之女，十二、三岁，活泼伶俐。
狗 娃 仁厚孙子，九岁。
韩排长 国民党军队排长，坏蛋。
兵 甲 兵痞。
兵 乙 新抓的壮丁，二十余岁，心底善良。

王仁厚 （内唱尖板）

一家人无依靠逃出门外，

〔王仁厚背包托孙，王老婆、桂花、东才妻等，形容凄楚，
举步踟蹰上。〕

姥姥，走！

（唱慢板）

讨着吃要着喝好不为难。

（转唱二六板）

白昼间讨饭吃无人怜念，
到晚来歇古庙冷冻难堪。
我只说离河南世事改变，

谁料想到陕西越发可怜。
这才是走投无路把谁怨，
全家人哭啼啼怨地恨天。
大路小路千千万，
逃难人该走哪一边？

王老婆（接唱）开言我把姥姥怨，
咱不该逃难到外边。
全家人出门已半载，
难道说跑来跑去死在外边！

东才妻（接唱）咱全家若还不逃难，
在家里还是泪涟涟。
贼保长抓丁又逼款，
狗财主欺负人怎得安然！

王仁厚（接唱）姥姥莫要把我怨，
有饭吃谁肯逃外边。
听得人说边区好，
咬牙关往北再走两天。（截）

听得人说边区好，穷人到哪里能过上太平日子。咱们河南逃难的人，到那里去了不少，他们都有办法，咱们咬紧牙关，往边区走。

王老婆（向王仁厚）我浑身疼痛，两腿困酸，实在是走不动了。咱还是到前边喇庙里歇歇再走。

狗娃 爷爷！我也走不动了。

王仁厚 唉！

（韩排长随兵甲、兵乙上。）

兵甲 不要动！

韩排长 你们是干啥的？

王仁厚 我们是逃难的。

韩排长 哼！逃难的。（见东才妻）他妈的，你们又想到边区去送死，是不是？

王仁厚 老总，我们在这里讨饭。

韩排长 哼！你们不到边区去，跑到这里干啥？往南走！

王仁厚 南边没有办法，我们才到这里的。

兵 甲 放屁！往南走。

王仁厚 老总，天黑了，我们走了一天了，让我们在这里歇上一晚，明天再走。

兵 甲 不行，往南走，不成！快走……老头子。

韩排长 好啦、好啦！就让他们在这里住一晚上，明天赶快往南走，你要再往北，我就要你老家伙的命。（与兵甲耳语，下）

兵 甲 （向兵乙）走！（与兵乙下）

王仁厚 （唱二六板）

可恼军队太无理，
凶怒满面把人欺。
只得此地暂躲避，
千方百计逃往边区。

〔王仁厚一家进庙。

狗 娃 爷爷，我饿啦。

王仁厚 我娃饿啦，你看天黑了，明天爷爷到前边村里，给我娃要点东西吃。

狗 娃 不，我等不得了，我要吃。（哭）

王仁厚 狗娃，不要哭，爷爷给你找东西吃。

狗 娃 我就要吃……（哭、闹）

东才妻 （拉过狗娃）狗娃不要哭，到前面村子就有吃的。

狗 娃 我等不得了，我要吃，都快把我饿死了。

东才妻 （打狗娃）你总是不听话，再哭……

王仁厚 说是媳妇媳妇，你莫要打他，小孩子当真的饿坏了。

狗 娃 爷爷！（扑向王仁厚）

王仁厚 （唱二六板）

叫媳妇莫把狗娃打，

小孩子年幼不懂啥。

好几天没有吃饱饭，

他怎能不哭不怨咱？

狗娃，我娃不要哭了。（向王老婆）你把娃看好，
我出去给娃要一点东西吃。天黑了，你们不要出去。

（下）

王老婆 我娃不要哭，你爷爷给我娃要东西吃。

（兵甲暗上，偷听。兵乙随上。）

兵 甲 （向兵乙）胆放大！瞧象，看着。（向内）排长！

（韩排长上。）

兵 甲 在里边哩。

韩排长 好！一把给我拉到前边的树林子里来！（下）

兵 甲 （对兵乙）看着。（进庙）不要动！

王老婆 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兵 甲 查户口的。

王老婆 我们是逃难的百姓。

兵 甲 几口人？

王老婆 老小五口人。
兵 甲 那老头呢？
王老婆 到前村给我娃要饭去啦。
兵 甲 那一女人是你什么人？
王老婆 她是我儿媳妇。
兵 甲 老婆子，前庄里把个女人跑啦，我把她拉去叫人家看看是不是。
东才妻 娘……
桂 花 妈！
狗 娃 妈！
兵 甲 他妈的。去你娘的！（推倒王老婆，拉东才妻下）
狗 娃 妈！
桂 花 嫂子！
王老婆 媳妇！天哪。快救人！这是啥世道呀！
兵 乙 不要喊，人家开了枪，可要吃亏呢。
（王仁厚上。）
兵 乙 （退出庙门，见王仁厚）不许动！（细看是王）老人家，这里不敢待，快往远处跑。（下）
（王仁厚进庙。）
王老婆 快救人，狗娃妈，我们不得活啦！
（王仁厚全家老小大放悲声。忽听后台有打人，骚动，喊叫声。）
韩排长 （内）你们不要拉，她咬住我不放。
兵 甲 （内）韩排长，你拿刀子戳。
韩排长 （内）去你妈的！
东才妻 （内）哎哟！

王仁厚 （听到喊声）你等着，我去看。（欲走）

〔东才妻上。〕

王老婆 你要小心！

王仁厚 我还怕什么？（连说带走，碰在门墙上，说着昏昏沉沉地摸出门。见东才妻。）你……你是谁？（见状，惊。）

东才妻 你……你是老爹爹？

〔王仁厚将东才妻架住拖进庙。东才妻昏过去，全家齐喊。〕

（唱阴司板）

我只说老小难见面，

谁料想还能转回还。

强打精神睁开眼，（抓住狗娃）

（喝场）我的……狗娃呀！（看见桂花）桂花！罢了
爹娘呀！

（唱带板）

浑身疼痛扎挣难。

爹娘多把狗娃看，

儿媳性命难保全。

讲话中间好气喘，（跌倒。老、小叫，气喘挣扎，
睁眼看老、小。）

老娘，爹爹，妹妹，（强抱狗娃一下）我的狗娃！

（接唱）丢不下年迈二老小儿男。（死去）

〔全家叫媳妇，大放悲声。狗娃伏妈身上哭，王仁厚呆坐一旁抖颤。〕

王老婆 （唱带板）

我一见媳妇把命断，（哭叫）

(喝场)东才媳妇呀!……我……我的好媳妇哪!

(哭叫时,狗娃、桂花和之。

(接唱)怎忍心丢下这老少儿男。

年幼的狗娃谁照管,

我二老年迈人能活几天。

转过身我把东才唤,

(喝场)(狗娃、桂花和之)

那……那是东才儿呀!

娘的儿呀!

(接唱)不知我儿在哪边。

一家人直落得人死财散,

老的老小的小疼烂心肝。

死的死活的活太得伤惨,

我不如一头碰死,倒也心甘。

(碰死)

〔王老婆碰头,王仁厚忙上前拦挡,没有来得及,将王老婆扶住呼唤。狗娃、桂花都起立呼唤。王老婆倒地,王仁厚疯了似的,压一压王老婆,压一压东才妻,看一看狗娃、桂花。

(狗娃伏东才妻尸哭叫。桂花伏王老婆尸哭叫。

王仁厚 (唱带板)

媳妇姥姥把命丧,(哭)

(喝场)(狗娃、桂花和之。)

那……那是媳妇呀!

那……那是姥姥呀!

(接唱)好似钢刀刺胸膛。

死的死，亡的亡，
丢下一老，小一双。
天黑地黑明星朗，
两个孩子都哭娘。
难民无势难告状，
哭声天叫声地，
我、我无有主张。

（转身尖板）唉！

王仁厚收住泪两行，
事到了万难要硬心肠。
死的死了她……

她们无希望，
活的活着还要刚强。

（拉起狗娃和桂花）

你们莫哭听我讲，
哭死了你们，她……，她……，
她们还是无指望。
咱老小此地把她们葬，
葬埋了她们再商量。（截）

狗娃！

狗 娃 爷爷。

王仁厚 桂花！

桂 花 爹爹。

王仁厚 你们都不要哭了，哭也是无益，我们把她们掩埋了吧。

〔在悲哀的音乐声中，两个孩子不时的啜泣拭泪。王仁厚

和孩子们将王老婆、东才妻抬起放到早已铺好的布单后方，然后三人拿起单子，遮王老婆、东才妻下。单子下边放两个小凳子，单子放下去如坟丘状。

王仁厚（向狗娃、桂花）来！跪下叩头。

〔二人叩头毕。〕

王仁厚（手拖狗娃、桂花）咱们走！

狗娃爷爷，就咱们走？

王仁厚就咱们走！

狗娃（向后看坟，放声大哭）妈妈！妈妈不跟咱们来么？我要妈妈哩！（连跳带哭）

王仁厚（紧抱狗娃）（滚白）我可莫说狗娃，狗娃，我的小小孙孙！你那妈妈死了，死了不能活了！她再也不能跟咱们来了！

〔在锣鼓音乐声中狗娃在坟上挖土，意欲要娘出来，桂花哭。〕

王仁厚（将狗娃抱在怀里）（滚白）狗娃，狗娃，不明白的狗娃，糊涂的小孙孙，你再莫要傻想，莫要挖土，就是把你娘挖了出来，她也不会说话了！

（唱慢带板）

手拖孙、女好悲伤，

两个孩子都没娘。

一个还要娘教养，（看桂花）

一个年幼不离娘。（看狗娃）

娘死不能在世上，

怎能不两眼泪汪汪。

庙堂上空坐龙王像，

枉叫人叩头又烧香。
背地里咬牙骂老蒋，
狼心狗肺坏心肠。
你是中国委员长，
为什么你的——

文官武官联保军队似豺狼；
看起来你就不是好皇上，
无道的昏君把民伤。
河南陕西都一样，
走到处百姓苦遭殃。
我不往南，往北上，
但愿得到边区能有好下场。

〔拉孙、女同下。〕

（ 剧 终 ）

打 镇 台